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聽了一呆道：「那前輩為什麼不早說呢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那流星珠炮是劉素客精心研製的一種炸藥，體積雖小，爆炸力卻很強，我是從他那兒偷來的，好不容易放在套桶中偷運給你，還附了一張應用方法的紙條，原是你揭開桶蓋後，自然會發現的，誰知你會拿起來往牆上丟呢，那時我人在外面，想要阻止你也沒辦法，要是一出聲，劉素客也聽見了……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除了流星珠炮外，無法弄開這間的門戶了嗎？」

南海漁人搖搖頭道：「那倒不是，這流星珠炮是用來發現門戶而用的，你在屋子的正中間使他爆炸，發動玄天迷陣中反應最強烈的一面，就是它的門戶，你按照正三反二的步法，才可以走出來，現在你把牆炸破了，陣中的排列順序也亂了，那門戶更難找了……」

金蒲孤又想了一下才問道：「非要找到門戶才能出去嗎？我看別人從此地出入都沒有按照什麼步法……」

南海漁人神色微動，沉吟片刻才道：「這倒不清楚，反正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，你不妨試一試，先從正東開始，左三

右二向前跨一步……」

金蒲孤走到廳中央，選定正東方向，照他所說的方法走了一次，結果毫無動靜，南海漁人在外面看了搖搖頭，又關照道：「不對，現在你轉向正南！」

金蒲孤如言轉向又試了一次，結果仍是照舊，一直把東南北西四個方向都試過了，週圍始終不見異樣。

南海漁人的臉色變為十分沉重，輕輕一歎道：「事情弄糟了，迷陣的佈置已亂，現在就是劉素客自己也找不到正確的門戶了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週圍三十六個方位都試一次，你再回到正東，利用心中的測距把方向定到第二個週位上……」

金蒲孤不耐煩地道：「這樣試下去太費事了！……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而且你要非常正確，錯一點都不行，最好是先在地上定出位置……」金蒲孤想想問道：「找到門戶就一定出去嗎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那可不敢說，但至少有一半希望！」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那就不必試了，祇為了一半希望要費那麼多的精神來免太不上

算！」

南海漁人急道：「你如不試一下，連一半的希望都沒有，難道你願意一輩子圍在這個地方？」

金蒲孤已搖搖頭道：「那也不是，我已經看準了一條通路，這牆上已經開一個洞……」

南海漁人急得雙手連搖道：「你千萬別亂來，玄天迷陣是千古疑陣，錯一步就永遠出不來了！」

金蒲孤不待他說完，身子一縱，像飛鳥一般地向洞中穿去，南海漁人團目長歎不忍看下去！

可是他突覺身邊微微一動，張開眼睛，金蒲孤卻好端端地站在前面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連驚呼道：「怪事！怪事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一點也不怪，你們都對劉素客估價太高，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奇才，博古通今，無所不能，其實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！這個玄天迷陣地就弄不懂，祇是裝裝樣子而已！……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話不能這麼說，我曾經在屋中住過幾天，千方百計都無法出困，要不是劉素客把我放了去，我也可能永遠出不來，正為了這原故，我才偷了他一粒流星珠炮！也把他的佈置圖形偷看了一下，才知道一點其中的奧妙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正因這原故你才上了他的當，劉素客那人何等狡猾，假如他這個陣式真的那麼神妙，還會讓你偷看到他的佈置圖形嗎？」

(六十九)

女 人 峰

橫溝正史

自從智子初次在月琴島遇到九十九龍馬時，就知道九十九龍馬的眼睛裡藏著一股神奇的、不可思議的魔力。所以她不斷告訴自己，不可以聽從這個男人的話，不可以被這個男人眼中所散發出來的魔力所迷惑。

可是現在智子逃不開九十九龍馬逼視自己的雙眼。

「啊！叔叔，求你別這樣。」

智子連忙避開九十九龍馬的視線，但是，九十九龍馬的眼中射出如磁鐵般的魔力，智子怎麼逃也逃不掉。

他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在肉慾的刺激下，更增強了神秘的魔力。

「不要，不要！叔叔……」

不久，智子終於祇剩下微弱的呻吟聲。就如九十九龍馬所說，智子漸漸忘記一切事物，不管是害怕的事、悲傷的事，全都忘了……她全身的知覺開始麻木，最後整個軟軟地倒在九十九龍馬的懷裡。

「智子……」

九十九龍馬溫柔地叫喚著。

「是！」

「智子，照我的話做吧！」

「是，叔叔。」

智子發出夢似般的聲音。

「哈哈！智子真是個好孩子。來，我抱你。」

九十九龍馬宛如抱起一個寶貴的寶石似的抱起智子，並把她伸放在榻榻米上。

他先是嚴肅地凝視著眼睛微閉的智子，不久，他開始瘋狂地親吻著智子的臉。

這時，處於半夢半醒之間的智子雖然還有一絲薄弱的意志，可是當九十九龍馬用顫抖的手指掀開她的裙擺時，她已經失去意識了。

所以當九十九龍馬突然發出奇怪的呻吟聲，並且向前撲倒之際，智子已絲毫不知了。

智子突然從可怕的夢境中驚醒，卻發現自己睡在一間全然陌生的房間裡，身上還蓋了一條柔軟的絲綢被。

她先是神情恍惚地看了看四週，過了半晌，才記起這裡原來是九十九龍馬道場裡的一個房間。

想到這裡，她不禁忽地從床上坐了起來。

她失去知覺以前的可怕記憶，立刻在她腦海裡一幕一幕地上演，包括九十九龍馬那雙佈滿血絲和肉慾的眼神，以及如禽獸般狂野的呼吸聲。

智子慘叫一聲，這時，突然有個東西從她的額頭上掉下來。

(是冰袋……)

她拿起冰袋一看，發現冰袋相當暖和。智子連忙整理衣衫，發覺自己身上僅穿著一件長內衣。

「啊！」

智子再一次傷心地叫著，並用雙手抱住膝蓋。

對於沒有經驗的智子來說，她實在不知道在她失去知覺的時候，九十九龍馬是否蹂躪了她的清白之軀。

此時，她雖然感覺自己的肉體並沒有什麼異常之處，可是在那種情況下，九十九龍馬怎麼可能會放棄染指她的機會？

(一一五)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此刻，宣夫人已有丫環報知，從廳中驚醒起來，出房到了堂中，見寶珠又目通紅進來，知又被廢老不知說些什麼，便道：「賢侄女，這都是你姨丈定要留你，惹你受氣。」寶珠含著兩行眼淚叫聲：「姨母，承姨丈相留，乃是美意，怎敢怪起姨丈來！這都是侄女苦命，應當遭此磨折。說罷，命丫環取了衣包，啾啾啾告辭宣夫人道：「侄女從今一別，也不知可有相會之日？」宣夫人聽見寶珠話說得凄慘，也由不住一陣傷心，眼淚汪汪道：「侄女呀！少年人少要說這些盡頭話！回去不要過於悲傷，保重身體要緊。簡慢你去，不要見怪。回去問問你母親的安，我亦不出去看那老東西的嘴臉。恕我不送。」寶珠祇稱：「多謝姨母。愚侄女就此告辭。」拜了兩拜又道：「姨丈姨兒回來，代侄女說聲道謝，不及面別了。」宣夫人見寶珠臨去依依光景，很過意不去。但他轉身出了中堂，揚長而去，方歎息坐下，悶悶無言不表。

祇言寶珠到了內廳，已有轎在那裡伺候。柯爺看著寶珠上轎，兩個丫環上了小轎，押著一同起身，出了宣府，一路催著轎夫如飛，回了自己府第。也到內廳，主僕下轎入內，柯爺跟了進來。寶珠正賭氣要到夫人那邊去，被柯爺喝住，叫進秀林房中，寶珠也沒奈何，進房見了秀林，叫聲：「姨娘，有偏了。」秀林笑吟吟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請坐。」說畢，大家坐定，有丫環送茶。秀林道：「姑娘輕易不出門，怎麼不在宣姨太太家多玩幾天，如何趕著回來？」寶珠未及回答，柯爺呼了一聲道：「再多玩幾天，還玩出大話柄來呢！」這幾句話，氣得寶珠無地自容，恨不欲生。倒是秀林道：「一個為父的，對了女兒說的什麼話！難道女人一見男人就有事不成麼？」

柯爺道：「你婦人家見識得什麼？一個女兒家，總要靜坐閨門，時習女工，守四德三從之教。一不可吟詩誦賦，啟引誘之媒；二不可冶容誨淫，失房帷之教。若祇貪出外遊玩，保母似有女之懷春，且將放蕩性情，豈今難牽之不入？為父的今日苦苦逼你回來，你心中必然不服。你可知宣府書房何地？宣生何人？女兒家無故前去遊玩，又是何事？父親吩咐言語不能謹記，又是何心？父親責備於你，你反當面挺撞，該得何罪？你們祇說我做人古板，不知古板人有許多好處。」柯爺說到這裡，還有許多瑣碎言語，說的未曾盡興。祇見一個丫環進來稟柯爺道：「本衙門立等老爺商議公事，是奉旨限刻的，不可遲誤。」 (十八)

圈套

倪匡

白素道：「她是人，總得過人的生活。」

我疾聲回答：「她是一個不在圈套中的人，沒有必要和別人一樣。」

白素的神情委曲之至：「良辰美景在那樣奇特的環境中長大，她們也知道到瑞士去求學。」

我說得十分緩慢：「如果你認識到人類一直在追求的一切，在歌頌的一切，都不是人的本性，祇是為了在未來世界出現，祇是人類在自掘墳墓，那麼，你就會為我們的女兒慶幸，她會是陰謀詭計的倖存者。」

白素呆了片刻，這時，直昇機在藍家峒的上空盤旋，並不下降。白素道：「你這種想法太古怪了，我實在無法接受得了。」

我攤開手：「沒人要你接受，祇是要你不再做吃力不討好的事。相信我，紅綾很快樂，我們作為父母，何必要到文明世界去爭名奪利，出人頭地？」

直昇機陡然傾斜，迅速下降，不一會，就降落在藍家峒的空地上。

我才一探頭出機艙，就看到了奇景。我看到十二天官，圍成了一個圈子，把紅綾和兩隻銀猴，圍在中心，看樣子是不讓空圍。紅綾和銀猴在包圍圈之中，左衝右突。十二天官各有非凡的技藝，祇見人影縱橫，耀眼花生，雙方的勢子，都快疾無倫。

倏忽之間，祇聽得紅綾一聲長笑，已和兩頭銀猴，三條身形，電也似疾掠出了三丈開外。然後，陡然收勢，二猿一人，攔住一團，不但紅綾在哈哈大笑，連兩頭銀猴，也在發出類似人笑的「咯咯」聲，令人駭異。

我早就看出，十二天官的身法雖然快，而且合圍之時，還大有陣勢，但是也圍不住紅綾，紅綾先不突出，祇是在逗著好玩。

這時，看十二天官時，神情狼狽，很有幾個累得臉紅氣喘的。

白素在我的身邊，躍到了平地上，十二天官看到了她，都有尷尬的神情現出來——這種情形，一望而知，是白素離開的時候，曾要十二天官看住紅綾，可是結果是十二天官根本看不住紅綾。

我也一躍而下，祇覺得高興莫名，和白素大有懷喪的神情，完全相反。我是真正感到高興，看到紅綾拍著手，又笑又叫的情形，我才知道什麼是天真爛漫，什麼是真正的快樂。她的快樂，渾然天生，完全不受任何羈絆，她的快樂，是肆無忌憚的，無拘無束的，這種境界，據稱要經過不知多麼辛苦的修為，才能達到的目的，但紅綾卻早已獲得了。

這豈不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？

我心中高興，一面鼓掌，一面向紅綾走去。

這時，白素也走向紅綾，在又叫又叫的紅綾，一看到了白素，竟一下子就靜了下來，睜大著雙眼，雖然她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，但是那種戒備之情，誰都可以看得出來。(八十七)



霍非凡將凌觀兒攬在懷中笑笑。

「月明星稀，看來明天的天氣也會很好，月色會比今晚更明亮，最適合賞月了。」

凌觀兒想起自己身上的晶玉，忙將它們翻到衣服外，讓月光能照到晶玉。一接觸到月光，晶玉馬上射出了七彩光芒，晶亮的光華籠罩著相擁的男女，看起來真像是金童玉女下凡般。

「這晶玉真的好漂亮，謝謝夫君你送這麼珍貴的禮物給觀兒，觀兒會好好珍惜的！」她嬌笑著向丈夫道謝，對晶玉是愈來愈愛不釋手。

「那你夫君能要求回報嗎？就用你來當回禮如何呢？」霍非凡嘴湊到凌觀兒耳旁輕語，低沉的聲音裡藏著露骨的慾念。

凌觀兒羞紅了臉，卻玩心大起的掙脫霍非凡的懷抱。

「那就看夫君能追到觀兒嗎？」她揚著鈴鈴笑聲跑開。

她不畏再畏懼他了，敢和他說話談笑，如今更敢戲弄他，霍非凡很高興看到凌觀兒的轉變，代表她已打開心懷接納他了，他怎麼不開心？

看著調皮的身影，他嘴角畫出邪氣的笑容，大步追上去。想和他玩遊戲，贏家是誰就不用多說了！

清脆的笑聲洋溢在花園裡，這對男女在月光下互相追逐、笑鬧。

最後笑聲止於相擁的雙唇，霍非凡抱起了愛妾，快步的回房恩愛。

那才是月光下最美的樂章！

眾人期盼已久的中秋終於到了，一大早，非凡莊就熱鬧異常，平時守衛嚴格的大門，為了客人方便，也通融放寬限制。

當然，這麼重要的團圓日，江湖四少的其餘三位也都來非凡莊作客，霍非凡高

興地接待著好朋友们。

後園裡也忙成一團，幾位夫人從一早就開始裝扮，盡力要表現出自己的美麗，最好能讓莊主的眼光都留在自己身上。

凌觀兒仍是一派的閒適，一點也不急，她甚至還到清心閣找紅姐，原是想找她聊天，後來變成了紅姐的幫手，幫她打扮、試衣服，提供意見，結果弄得太晚了，讓凌觀兒回房換衣妝點自己的時間少得可憐，還差點趕不上上船時間。

九位夫人乘坐一艘畫舫，由水道駛向寧湖，霍非凡已和朋友坐另一艘畫舫在寧湖上了，而其餘的手下部屬也分坐著多艘畫舫來到湖心。

當所有的畫舫都到齊後，船夫就將畫舫圍成了圓形，每艘畫舫都用繩索互相固定住，如此畫舫便有如平地般平穩，而畫舫彼此之間也能相通。

凌觀兒是第一次坐在船上賞月，每艘畫舫上都掛滿了燈籠，裝飾的美輪美奐，倒映在湖面上，再加上天上月亮的倒影，形成了夜空有月有星，而水面也有燈有月的景致，真是美麗非凡，讓她開了眼界。賞月晚會開始了，僕人忙碌地送上豐盛的菜餚，湖面上也響起了絲竹聲，這些畫舫裡有艘船是屬於樂舫，負責演奏助興。

(五十九)

非凡莊主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，服務社區與信眾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；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：美中佛教會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MO 63332
電話：(636)482-4037
傳真：(636)482-4078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聯絡人：空正法師、空實法師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